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癸辛雜識前集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悳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監生臣黎士烜

癸辛雜識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癸辛雜識前集一卷後集一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宋周密撰密有武林舊事已著録是編以作於杭州之癸辛街因以爲名與所作齊東野語大致相近然野語兼考證舊文此則辨訂者無多亦皆非要義野語

多記朝廷大政此則瑣事雜言居十之九體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説家從其類也明商維濬裨海所刻以齊東野語之半誤作前集以别集誤作後集而後集續集則全闕又併其自序佚之後烏程閔元衢於金閶小肆中購得抄本毛晉為刻入津逮秘書始還其原帙書中楊凝式僧淨端一條與野語重出蓋刪除未盡周彌陀入冥劉朔齋再娶二

條並附注衢按云云葢閔氏所加海鰌兆火

一條附注不題名字核其語意殆亦閔語也

書中所記頗猥雜如姨夫眼眶諸條皆不足

以登記載而遺文佚事可資考據者實多究

在輟耕録之上所記羅綺董敬庵韓秋巖諸

人於宋末講學之獘言之最悉其引沈仲固

語一條周平原語一條尤言言炯戒有關於

世道人心正未可以小說忽之矣都穆南濠

詩話曰吳興唐廣手錄癸辛雜識見其中載方萬里穢行之事意頗不平是夜夢方來曰吾舊與周生有隙故謗我幸爲我暴之云云夫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使密果誣衊方回不應有元一代無一人爲回訟寃至明而其鬼忽靈者其說荒唐殆不足辨且密爲忠臣回實叛賊即使兩人面質人終信密不信回也況恍惚夢語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强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絶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懲或劇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紿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歎

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外僞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書於道

𨗉齋

癸辛雜識前集

宋 周密 撰

胎息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為本此固不刋之語更無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然近效待其兀然自住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一於迂决非延世

之術近日沈思似有所得蓋因看孫眞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復尋究恐是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卧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毛著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此鄰於眞人也此一段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氣只以

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動氤氲縹緲
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入無呼吸之重煩
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
一切依此本訣卧而爲之仍須眞以鴻毛粘著鼻端以
意守氣於胸中遇欲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
呼但任其氣氤氲縹緲微微自出盡氣平則又呼吸如
此出入元不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
則又加意抑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抑勒然終不閉至

數百息出者多則内守充盛血脈流通上下相灌輸而生理備矣予悟此玄意甚以爲奇

又記張安道養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容其訣大畧具於左

每日以子時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坐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固兩拇指掐第三指手文或以四指都握拇指兩手拄腰腹間可也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先須閉目靜慮掃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自覺出入調匀細微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工夫内視五臟肺白肝

青脾黃心赤腎黑當先求五臟圖或烟蘿子之類常掛於壁上使日常熟識六臟六腑之形似也次想心爲炎火光明洞徹入下丹田中丹田在臍下三寸是待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不得令耳聞聲候出息勻調即以舌攪脣齒內外漱煉津液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漱煉良久自然甘美此即眞氣也末得嚥下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又依前法爲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

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涌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按捏鼻梁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散髮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長久不廢即有深功且試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為一息某近來漸閉得漸久每一閉一

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强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愼之愼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寛虚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内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眞氣但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盤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

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復調和一定而不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道士陳彦眞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火烈烈然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行之既久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陳聖觀夢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予爲言邊報日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慼然引入小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垂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寤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此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

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即宋之北狩也

改春州爲縣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厓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既改爲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園圃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俊秀安禧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麗城中二溪水橫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志嘗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據城之内外常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昨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

甚多林檎尤盛内有聚芝堂藏書室堂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竪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崎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絶江致之越第凡損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卧泥沙中適王子才好奇請買於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為盜賣者省府追逮幾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舁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沈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背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爲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參政嘉林園　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依南城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巖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遊於此城之外別業可二

頃桑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於民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年存齋

年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年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荼蘼)雙杏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爲安禧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春谷文曜葺而居之有東蒲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閣東

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内後依城城上一眺盡
見具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内後依城前臨溪蓋萬
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二園而爲一後有假山
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還
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莊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百
頃亦城中之所無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為趙氏蓮莊分其半為之前面大溪為修堤畫橋蓉柳夾岸數百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至百種為菊坡中甫二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宅在焉舊為曾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内前臨茗水
築山鑿池號寒巖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居易芮
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茗有茅亭或稱
爲丁家茅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即其處爲園池蓋四
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寛
閑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參政本蜀人後居霅因創此爲游翔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月河之間規模雖小然曲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三角堂霅二水之所匯苕清霅濁水行其間畧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顔魯公池依城曲折亂

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秫田二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翁四世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瑶阜　蘭坡都承旨之别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刋石爲瑶阜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爲葬地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爲有力者撤去

趙氏繡谷園　舊爲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椒曰雲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爲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刱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溪其南則邱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别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碧浪湖合而爲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南卿北山别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郡從後歸余家名

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千百壯夫移置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淨樂菴愛日軒躋雲軒碧琳池又有巖居眞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雲菴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荔枝也此園在霅最古

今皆没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鄰一穴幽深眞蜿蜒之所
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眞宗朝
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畧如錢塘之南屏及
靈隱鄉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張有謙中篆書於石
上有石梁濶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唐杜
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

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彦政劉無言莫彦平葉少藴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錨長鑱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巇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　去玲瓏山近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為之大率此山十餘里中間皆奇石也今歲皆蕪没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為之巖洞秀奇亦可

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菴第二子既爲趙忠惠壻居雲遂創別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假山

前世疊石爲山未見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艫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或賜金帶

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産花石而弁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然余生平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爲奇絶蓋子清胸中自有邱壑又善畫故能出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事餖飣而犀珠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羣玉之圃奇奇

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甃以五色小石旁引清流激石髙下使之有聲淙淙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日旁植名藥奇草薜荔女蘿菟絲花紅葉碧潭旁横石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焉潭中多文龜斑魚夜月下照光景零亂如窮山絶谷間也今皆爲力者負去荒田野草凄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歳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黄及盧甘石雄黄則辟蛇虺盧甘石則天陰能致雲霧滃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

賣有回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砲禍

趙南仲丞相溧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儵發聲如震霆地動屋傾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槖爲奸遂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硫之際光燄儵起既而延燎火槍奮起迅如驚

蛇方玩以為笑未幾透入砲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為急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為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為砲風扇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牛女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

星之名莫能定荆楚歳時記云黄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黄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黄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爲黄姑何耶然以星歴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説又歳時記則又以黄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皷爲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

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説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説則洪景盧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怪者楊纘繼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坐其背如

畫圖所繪者綵霞絢綵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蕈毒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毒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谿田僕食蕈一家嘔血隕命六人卭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

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菴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菴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

從儀少屬少録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路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蕈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嘔血殞越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出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

呼名怖鬼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輒呼麻秋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立愈

閩鄞二廟

嘉熙庚子歳先子爲閩漕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特

加禮敬一臺之事悉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大尉祠頗爲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丏封額時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云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内爲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魁曰汝可以運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敬録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雨晝夜境内沾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鄞江以貢士院敝甚遂一新之院内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

介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頡及吏魁賴良者白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日落成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爲葺其祠焉此二事余所目擊

健啖

趙温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

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

云君能尚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進數勺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别忽聞其人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迸裂無疑吾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曰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廷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跼蹐起對曰某不幸抱飢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絶故有聲耳

科舉論

淳熙間趙温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温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能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眞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資命之才與不

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也夫用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眞佳士也然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科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繫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

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啟誓六卿曰不用命戮于社羲和廢厥職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況掌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爲官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於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

不為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為過或以為是以為過者史浩也以為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為是劉子宣遹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為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薦楊誠齋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繳録黄欲繳却當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却當别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别作商量之説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産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淺竊見祕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絶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册府士類

咸以爲當今甫踰年遽爾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爲不優然而公論以爲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録黄之下臣始欲繳論又爲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巳書行而於臣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畱之蓋萬里再入修門未爲甚久儻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小畱萬里感荷君恩豈能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巳亡倪公得復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録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事於後攻

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戣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為確論亦可概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王小官人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扣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焉鄱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

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駔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闉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耳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則亦扶頭客聞湯來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客笑曰得非疑其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顧効

區區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有大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搆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徼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荒誕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説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化蝶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蝴蝶飛山川阻深網羅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鐸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宇蔽映無下足處官府弔奠接武不相

辨揮之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蹁月方散楊大芳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窓戸間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眞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玉環

楊太眞小字玉環故今古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

針夜又向窓中覷阿環荆公詩云瑤池森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以西王母爲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使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耳

觓書極書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甞著書名之曰觓書張行成跋云方言曰觓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觓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觓釋云倦觓疲憊也蓋樂其倦游不希時用也

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訤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訤集韻訤胡宮反䜸訤亭名在上谷䜸謨官切說文解字訤其虐切相踦訤也二字若不類俗書足以相亂訤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訤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綌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丮居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為丮執孰等丸恐筑之凡皆從

珮俗書與丸几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徼𠶷受詘曰窮極
倦𠶷俱音劇倦㾖𢠸而説文𠶷字徐楷通釋亦引上林
賦徼𠶷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徼𠶷而受屈也𠶷渴極切
𠶷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即𠶷字跨鰲之書不應取踦𠶷
之意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𠶷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
詳考及此因併及之又余檀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
名𣏌書以八起數𣏌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考云
説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

地也去吏反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㑹意气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𦼮蒚𦼮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蒚𦼮㯂蓋以此備三才故用之亦務奇故又加卄第末知並字止用集韻爲據惟復别見他書復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以爲張騫雖老杜用事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説天河與海通有人賫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織女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爲張騫也及梁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

使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懔何所據而云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貫月槎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槎矣

游月宫

明皇游月宫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録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虚之府下視玉城嵳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泠光相射炫目素娥

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潞州城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録則以爲游廣陵非潞州事要之皆荒唐之説不足問也

鄭仙姑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女出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

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趍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軍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義立爲宰頗疑其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闕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儈訊即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究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

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寡欲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愼乎劉元城南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貽親憂奈何翁以絶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劒自誓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

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囓雪啖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胡婦生子於窮海之上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兇悖小人知體敝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閤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浣者或歸咎於此兵

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獲亦復不畱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者復以前説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啻伐命之斧鴆毒之杯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徼晚年清淨之福閉閤焚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然則疾疢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芍藥

韓昌黎詩兩廂鋪氍毹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鶵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穎文儼等解芍藥或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

今註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别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别一說也江淹别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酌畧廣韻中亦有二音

三建湯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見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目之風虛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主之此說亦似有

理復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𦵏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是知古樂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受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受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

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迎䁥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漏録鐵圍山録載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主游後苑乘小輦向東欲登城堞遥見小亭榜曰迎䁥帝不悦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䁥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常創一堂退繹萬幾學士進名皆不可意

乃自制曰迎端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末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白帽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常著帛帽豈

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白高帽或以
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
巾晉人著白接䍠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
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
白紗帽他如白帢白幍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
紵歌云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
白氎巾常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竹
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

而斬齊輕而功緦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紵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蓋有以縞紵爲緦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送刺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

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
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
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刺盡易之沈僕不悟
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
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
與此相類恐吳效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
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
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

事由來久矣

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槧

簡槧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熈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者簡版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呈副封以越

簿紙書用簡版繳達合則緘還否則别以紙言其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仲因對首言之有云稾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然既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遣或别以他繫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皆用蠲紙自理宗朝亦用黄封簡版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

之御麪蓋亦古所無也

人妖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强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眞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説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絶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

豈以穢汙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婬亂此亂氣所生也王歷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婬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

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胗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四韓

或云韓信為吕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胄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彦古

韓彦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

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啟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破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捽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

瞰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既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録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彦古常欲畧觀不可得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祕藏將即進呈不可他

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即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録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賞輒先録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媿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獪每若此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松五粒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産每穗乃五鬛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懐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李義山詩松暄翠粒新劉夢得詩翠粒點晴露皆以粒言松也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鬛自有一種名五鬛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鬛也

唐重浮屠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此已可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又可笑者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葖

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爲葖子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

按爾雅曰葖蘆菔也郭璞以萉爲菔俗呼雹葖先北反

或作蔔䆁曰紫花松也一名葖葢其性能消食解麫毒談苑云江東居民歳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次年種蘿葍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其能消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麫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蘿葍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葢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葍火吾宫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此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葍治麫毒即以藥并蘿葍食之遂愈以

其能解麪毒故耳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不爲俗情所染可

以説法爲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發令逃禪熙載避禍余謂熙載是世法發令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彦純客詩

袁彦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既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宥府寖寖乎柄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説黄麻姓字香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欲殭刑鼎豈堪金鎻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

伯常刑鼎指辥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去

長沙茶具

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蓋内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温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温公見之曰

景仁乃有茶具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
二公見此當驚倒矣

眞西山入朝詩

眞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徯其來若元祐之涑
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民生頗艱意謂眞儒一用必有
建明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
物賤直待眞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
學正心誠意爲一義繼而復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

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麪市井小兒囂然誦之士有投公詩云先生紹道統輔翼聖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府不及拜而薨

趙子固梅譜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二詩頗能盡其源委云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閒菴紹逃禪得其蕭散之布置回視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精緻枝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正統諒末節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郤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可憐聞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李衡籠醜惡拙祖弊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二王無臣法多

少東鄰擬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止七䕺則三點眼名椒梢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蘂夫君固已悟筌蹄重説偈言吾亦贅誰家屏幛得君畫更以吾詩跋其底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分三踢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糝綴蜂鬚凝笑靨稳拖鼠尾施長梢盡吹心側風初急猶把枝埋雪半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黄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鬧裏相挨如有意

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皪明非畫軸上縱橫不是描
頭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從頭總是揚湯法
拚下工夫豈一朝

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
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
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觀前輩善
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

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紈豐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徑丈之字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絶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為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真措毫筆委曲宛轉不叛散嘗滑密沾汚墨須多膠紺黝者如此逸豫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暉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

哺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辨章

今人呼平章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來牟

今人呼小麥麵為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牟為

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牟也牟大也牟一作麰周之所受瑞麥來牟即今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温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麯則温麪則熱麩則冷

父客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傳外黄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父絳

俟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誤著祭服

余爲國局嘗祠禖充奉禮郎兼大祝同行事官有老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爲監察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太學博士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

奚曰如此等豈可作學官可與閒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飛遂擢序云

向胡命子名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長曰渙次曰汗曰仜（古水字也）父不以爲疑也他日有連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爲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蓋忍從宀其後悼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

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寬後爲京僉宕則多妝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賈母飾終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各五百兩聲鐘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淑莊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内侍鄧惟善主管敕葬特賜謚柔止遂

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令帥漕州司相視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户部特賜賻贈銀絹二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銀絹四千疋兩又令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皆乞勉留元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八疏控辭皆不

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趲前於五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戩李珏梅應發致祭併趣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合郊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

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官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廚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赦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月除王鑰左丞相章鑑右丞相太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

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章右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汩汩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内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爲矣悲哉

孝宗行三年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皆

以日易月行之既久無以爲非者惟孝宗皇帝行之獨斷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甞書其事甚畧今摭當時始末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常諭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大入奏上服縗絰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王太后

之喪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
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
易月之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
御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
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又奏禮官
首麻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付外施行樞
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行正礙正月人使
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

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
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捄千餘載之獘
會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論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
甚久極合上意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
讀如初久之嶷又云簡徑奏事上目之令勿却已而甚
久嶷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
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閒廢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
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太細否必大

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
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羣臣不能將順致煩聖慮所
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卒哭祭迎祔太廟內
批朕昨降指揮欲縗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
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
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於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施行韓震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昔受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以隨駕時省史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督府潰師於魯港翁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罪應龍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

安會似道以蠟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即具申狀親擕蠟書白堂白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后宫中爲之震動時都民戚里宫寺往往皆欲苟安疑惑撼揺目之爲賊宜中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政專以圖守爲説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闔即以鐵撾擊其首韓曰相公不

當如此陳答曰此奉聖旨韓猶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
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舁出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史劉應
韶即以黃榜自總楹中遞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
止誅其首亟命彭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三
萬兩十八官會三十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
官等并諸軍官兵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兵各補
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子固
嘗領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繼而得免而出自慶再

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必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韶以衢倅賞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希聖入察行且登用未幾疽發於足日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人及北軍既入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何如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